

都市

辛克萊著
彭芳艸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都 市

辛 克 萊 著

彭 芳 艸 譯

神 州 國 光 社 出 版

第 一 章

‘十點半鐘回來罷，’將軍對他的汽車夫說；隨後，他們就走進了大旅館的廊道。

孟德鳩注視着他，覺得他自己爲一種預感而震動了一下。牠不是因爲這地方的宏大。這寂靜的城市上的大旅館似乎對他是宏大的，因爲他剛從鄉下來；但是他並沒有看見那些雲石的柱子和鍍金的彫飾——他正思索着他所遇着的人。許多事擠在一日中出現——首先是動搖而沸騰的城市景象，是他的將來全部希望的集中點；其次，在晚上，是這個集會，使他爲以往他認爲貴重的每件事物之無數的記憶所壓倒了。

有許多羣穿着褪色的制服的人們，散站在廊道裏。普恩第斯將軍隨處點着頭，當他們走向後面而乘升降機到接待室的時候。在門道裏，他們經過一個有粗而短的白鬍子的肥小的人，將軍停住了，叫出來：‘喂，少佐！’他又說：‘讓我把阿倫，孟德鳩先生介紹給你。孟德鳩，這是梭恩少佐。’

猝然的興趣的樣子浮過少佐的臉上。‘孟德鳩將軍的兒子嗎？’他叫出來，隨即用他的兩手握著對方的兩手，說：‘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高興看見你！’

現在，孟德鳩已經不是孩子了，——他是三十歲的人了，在他的面容與態度上都是頗為沉着的，足足有六尺高，可以改為渾圓而淡紅的少佐的兩個。然而他這樣稱呼他，似為十分正當的。他今天晚上又回到他的孩童時代了。不論在什麼時候，任何人說到梭恩少佐的名字，他就變為一個小孩子。

‘大概你聽過你的父親說到我吧？’少佐熱烈地問；孟德鳩回答：‘一千遍了。’

他不得不再想起那曾經在他眼前出現的景象，是一個肥壯的紳士被掛在葡萄樹上，那時，全隊砲兵都把他當作標的。大概這是不恭敬的，但那確是孟德鳩所永遠想着的，自從他第一次聽見他的父親述說的故事而發笑以來。這件事

是在衛爾德來斯地方，一個正月的下晚發生的；正當倉塞羅斯維爾的可怕的戰事，那時孟德鳩的父親是一個升任的青年參謀官，他不得不給梭恩少佐那騎兵曾經接受過的最恐怖的命令。那正在戰爭的危險中，普都邁克的軍隊在斯唐瓦爾，加克孫的縱隊之攻擊下，向前擁進。沒有人阻止他們——然而他們必得要停止，因為全軍的右翼已經完了。所以那騎兵團穿過叢林襲擊所有的帳幕，攻入一個步兵和砲兵的堅固的防線。他們的排鎗之射發是漫無目的的——人和馬很容易被擊成碎片；少佐的馬，牠的下顎受了傷，便瘋狂地直衝橫撞起來，把牠的騎者掛在上面所說的葡萄樹上。在他掙脫了以後，他才知道他自己正在戰場上，那裏盡是因痛苦而瘋狂的馬和癡狂的人們在來福鎗彈與霰彈的雨中亂奔着。在這個地獄中，少佐擒獲了一匹馬，叱罵着受傷的餘衆，堅持着戰綫，直到援兵到來——堅持戰綫，經過下晚；黎明，與黑夜，以抗禦一陣一陣的攻擊——現在竟然站在這勇壯而紅鼻子的矮小人物之前而注視着，承認這些偉大的行為是他的了。

正在孟德鳩縮回手來，對他述說他的喜悅的時候，少佐的眼睛忽然釘住跨過這間屋的什麼人，他熱烈地叫着：‘安德森大佐！安德森大佐！’

這正是勇武的加克·安德森！‘牧師’安德森，人們這樣稱他，因為他永遠在他做事之前要禱告。大概在每頓飯——晚上的禱告會——得禱告，還有謠言說大佐在他的下屬睡着之後，仍然在禱告，勇敢的矢佐與在神明的指導之下訓練三年之久的砲兵共站在冷港——可怕的記憶之名字——的戰線上。當敵人從他的戰壕中蠡擁而出，把全綫擊退至他的背後了，他的砲兵仍然固守着，像狂風暴雨的大洋中之一個上角，立刻向兩方攻擊；步兵援隊未到之前半點鐘，大佐已經騎在馬上慢慢地往來於戰綫之上了，以平靖而神樣的聲音重複喊着：‘孩子們，把他們放進獄裏去——把他們放進獄裏去！’——現在，大佐的手已經顫動了，在他伸出來的時候；他的嗓音是尖銳而破裂，在他述說遇見孟德鳩將軍的兒子之如何高興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以前永遠沒有看見過你呢？’梭恩少佐問。孟德鳩回答說他是在密西西比過活——他的父親在戰事之後，與一個南方婦人結婚了。每年只有一次，將軍到紐約去赴國家的退職軍人會的懇親會；但是那許多人與他的母親同住在家裏，孟德鳩如此解釋。

在這間屋中，大約有一百人，一羣一羣地從他的身邊經過，其中許多人與他的父親熟習。在這種團體中，遇見他們，

對他幾乎是不痛快的，看見他們那樣老弱，白髮而有皺紋，因為活在他的記憶中的他們正是偉大的青年，英雄，不屈服於時間的力。

在廣大的農場上的生活是寂寞的，尤其對於曾在聯軍中作戰的一個南方生長的人。孟德鳩將軍是嗜好冷靜趣味的人，他的最大的快樂是他的兩個孩子坐在他的膝前，與‘再打一次仗’。他收集他作戰的那次戰事的文字——一個完全的戰事圖書館；在那裏，阿倫一能夠讀書時，就尋得他的消遣了。他在文字上已經很熟習這次戰事了——許多時候，他葬身於一些偉大的描寫的歷史中，直到別人走來叫他離去。他研究戰事與戰場的地圖，直到他們又有了人類的感情與爭鬥而復活了。他知道普都邁克軍隊之師旅，熟習司令官的名字和他們的面容與他們的經歷——竟覺得他們是活着而說話，而且乏趣的名單也竟有刺激他的力量——現在，這類的人們就在這裏了，所有這些景象與記憶羣集騷擾地擠進他們的腦中。無怪乎他有些混亂了，不能尋出話來回答別人的問話了。

但是又來了一個意外的事，把他忽然拉回到現實世界裏。‘那裏是愛利士司法官，’將軍說。

愛利士司法官！他的機智和口齒伶俐的聲譽已經遠遠

密西西比了——曾經有住在美國之任何最遠的一角的人們，沒有聽見過愛利士司法官的銀樣的聲調嗎？‘培養他啊！’孟德鳩的兄弟阿理佛聽說司法官健在的時候，曾經笑過，——‘培養他啊——他會是有用的。’

培養一個人像愛利士司法官似的懇摯，是並不困難的。他站在門道裏，一個諂媚而十足拘謹的紳士，以他的晚禮服在這整齊的集會中而惹人眼目。司法官是肥壯而快活的，留着頓德拉利的鬍子，並且保有甜蜜的笑容。‘孟德鳩將軍的兒子！’他叫着，當他握着這青年人的手時。‘爲什麼，爲什麼——我要驚訝！爲什麼我們以前永遠沒有看見過你？’

孟德鳩解釋說他到紐約來，僅僅有六個鐘頭之久。‘哦，我知道了，’司法官說：‘你將長住嗎？’

‘我決定住下去。’這是回答。

‘好，好！’那一個懇切地說。‘那末，我們可以多見你了。你正在找事做嗎？’

‘我是一個律師。’孟德鳩說。‘我希望去實習。’

司法官之迅速的一看，已經把這個在他面前的修麗的，而有烏黑的頭髮與和藹的態度的人看清楚了。‘你必須給我們一個機會試試你的勇氣，’他說。以後，因爲別人攏來找他，他不得不向前進了，他把一隻寵愛的手放在孟德鳩的手

臂上，帶着乖巧的笑容，低低地說：‘我就是這樣意思。’

孟德鳩覺着他的心跳躍得更其快了。他沒有接受他兄弟的提議，——對他沒有一點兒恭維。但是他打算去工作，而且要成功，他知道像愛利士司法官這樣一個人的好意對他是什麼意義。因為司法官是紐約商業界與政治界貴族中之偶像，幸運之門已經被他接觸着了。

在這一間屋中有許多行列的椅子，足有二三百人聚集着。許多戰旗堅立在那些角落裏，無異每一個角落裏有一卷悲劇的歷史，對於懂得這些的孟德鳩似的人們。他的眼睛流盼着他們，當那秘書宣讀會議的日程與其他例有的宣告之類。以後，他開始研究這種集會。有許多缺腿少手的人——一個戰顫顫的老軍人，九十歲了，瞎得像石頭，被他的朋友引着走路。退職軍人會是個軍官的組織，限於那些貴族們，但是那裏並沒有偉大的成功——其中許多份子正依賴他們的年俸，以爭生存，並不被人們看作像普恩第斯將軍似的，他是一個最大銀行的總理，甚至在紐約的倒霉的節季，仍然是一個富人。

主席介紹了：‘要宣讀晚報上的“斯波西爾 凡尼亞之回憶”的羅伯特·塞爾頓人佐。’孟德鳩對這個名字驚了一下——因為‘機伶鬼’塞爾頓是他的父親的伙伴之一，曾經同他

經歷過全部半島的戰役。

他是個高身材，鷹臉的人；下唇長着灰色的鬍子。當他站起來的時候，這屋中是沉靜的，他抬了抬他的眼鏡一下，開始講述他的故事。他回想起一八六四年春天的普都邁克軍隊的形勢。這場戰事，打了三年，打敗了一仗，又打敗了一仗，有一種偉大的武器，然而缺少使用牠的人。現在到了最後，這種人來了——他把武器在戰事中用起來，並給他們一個機會去攻擊。所以他們進了衛爾德來斯，在那裏，黎攻擊他們，三天之久，他們在黑暗的樹林中摸索，徒手作戰於室氣的煙霧中。大佐用冷靜而毫無做作的聲調講述着；但是當他講到軍隊被擊退，與左翼得勝，全軍的狂歡時，人們從聽衆的面部的表情上看來，知道他吸引住他們了，而且認為那時他們絕不會後退的——所以他們在斯波西爾凡尼亞戰役中，堅持至十二日之久。

衛爾德來斯森林是寂靜的立在那裏；敵人的障礙物綿橫有八英里，形成一個圓屋的樣子；在那圓屋的頂部是用泥土所築成的材料堅固的胸牆，牆邊是一條壕溝與一些亂樹。這地方就是聯軍拱門的樞石了，牠的名字是‘安及爾’——‘血的安及爾’。孟德鳩聽見坐在他下首的人倒抽了一口氣，就像猛來的一陣痛苦射過他似的。

在早晨，兩旅人加入作戰，佔領了那地方。敵人反攻以後，兩軍又作戰，經過二十小時之久，將一團團一旅旅的人都拋進溝壑了。來了如注的大風，煙霧黑暗暗地瀰漫着他們，他們僅僅能夠到處都看見鎗的閃光和敵人的面容。

大佐描寫他的部下的進攻。他們躺在沼澤中休息了一回，來福鎗彈像蜂羣似的落下來，打碎了樹的枝葉，擊在他們的身上。於是他們在流着人類血的地上戰起來。在溝壑裏，已死的和正要死的身體疊到三層，被正在作戰的那些人們的足跡踐踏，陷到污泥裏看不見了。他們蹲在阻礙物之後，把鎗高舉過他們的頭頂，射擊對方的羣衆；一次一次地人們跳上了胸牆，開他們的鎗，就落下來，死了。他們一個又一個地拉上大砲，把胸牆的樹木打穿了無數的洞，用開花彈攻擊那個地點。

當大佐講述着，仍然是用他的平靖而真實的聲調，你可以看見人們在他們的椅中向前傾出來，緊握着手，牙齒咬着。他們明白了！他們明白了！以前，歷史中曾有過胸牆被砲隊攻擊的時候嗎？二十四人，在一枝鎗下，僅僅兩個沒受傷！一個鐵的水車戽斗穿了三十九個鎗洞！開花彈的巨風吹過溝壑，將死人和活人都打成碎片！新的一團開進屠殺的地獄了，那不過填了第四層！一隊一隊的敵人爭先恐後地投降，

當他們爬上血浸透了的牆時，被他們的同伴擊成塊片了！防禦物中的結實樹木被射成一塊一塊的！大橡樹——有一個的直徑是二十四英寸——在戰爭中被來福鎗射倒下來！自從世界開始以來，人們像這樣子戰爭過嗎？

大佐講起他自己在肩頭受傷了，怎麼樣他爬向魔鬼那裏去，怎麼樣落了單，而迷失在敵人的戰線裏去了，而被推進犯人的獄裏，開到後方去。他在野戰醫院外過了一夜，那裏有數百傷兵與要死的人躺在雨濕透了的地上，呻吟，呼痛，祈求速死。犯人們又移動了，開到鐵路去，在路上，大佐因為痛苦與疲乏而盲亂地走着，站立不穩，跌倒了。當他講到衛兵強迫他前進的時候，在他的故事中每一句話之間隔裏，你可以在這屋中聽見針落地的聲響。如果他拒絕不進，他們的責任是殺掉他，但是他們沒有那樣做。最後，他們把這事讓給一個人去做，他站着，咒詛那官長，竭力鼓起勇氣來，終於向空中放了一槍，跑了，把他丟下了。

他再講怎麼樣一個黑人尋見了他，他怎麼樣舒適地臥着，最後，怎麼樣軍隊順着他的遺前進。他用簡單的語句結束他的講述，‘還不到彼特斯堡的圍攻，他再行使他的職權了。’

一陣喝采聲之後就是沉寂，忽然在這屋中的一處發出

來一種唱歌聲——‘我的眼兒已看見了上帝之未來的光榮！’這舊的戰事讚美詩似激動了會衆的心情了，全體唱起來，一節一節地唱。當他們唱到熱烈的結末時，正像一個偉大的大風琴吟諷而哄然進行着：——

‘他吹着喇叭前進着，
永遠不喚人退却的喇叭呀！
在他的裁判的座前，
他澈查人們的心胸了。
哦，快點，我的靈魂，答覆他；
抑揚罷，我的脚步，——
我們的上帝正在前進着！’

又有一下休息，主席站起來，說因為著名的客人預會，按照規矩，應請愛利士司法官說幾句話。司法官走上前點點頭答謝他們的歡迎。大概他覺得在那沉悶的講述之後，應該鬆懈一下，他乘機向會衆告罪，因為他自己當着一屋子的戰士之前演說的魯莽。他講起一個軍隊中笨人的故事，那是一個極有趣的故事，等到他講完另一個故事時，這屋中的每一個人都快樂地喝起采來。

他們走去吃飯。孟德鳩坐在普恩第斯將軍的下首，再下首是司法官；在吃飯的時間中，司法官講了許多故事，並且

使挨近他的每個人都笑起來，最後該輪到孟德鳩講故事了，講的是關於老黑人回家，爲一個印度人而犧牲了自己。司法官竟以爲這是極滑稽的故事，請大家允許讓他自己來講。他有好幾次歪向着孟德鳩，對他說些什麼，但是他覺着一個罪惡之輕微的刺入，當他記起他的兄弟的刻毒的讚語，‘培養他呀！’然而司法官是如此願意被培養，以至於那使人的心感到有點奇突。

他們再回到會議室去；座位變更了地位，小團組成了，雪茄和烟管拿了出來。他們把貴重的戰旗移向前，有些人吹着號，打着鼓；於是這屋的牆壁震動起來，就像全房子炸裂了一樣：——

‘孩子們，拿着那好的古號罷！

我們要唱另外的一個歌——

用那種精神唱罷，

與世界同在的精神——

像我們平昔一樣地唱罷，

五萬個壯士們——

那時我們正經過喬治亞！’

看見那喜躍的高唱之熱情，實在頗可驚訝——那種精神，我們失去了，因爲我們聽得次數太多了。他們不是技師

高的音樂家，——他們不過是能夠唱得音高；然而火焰却在他們的眼內跳躍，他們是按節拍地搖曳着，並且唱！孟德鳩故意看那老而盲的軍人，他不斷地用腳拍打着，他的臉上是表現出能夠看得見事物的面容。

他又注意到另一個人，一個小的，紅鼻子的愛爾蘭人，鼓手之一。那鼓的真精神似乎鑽進了他——鑽進了他的手，他的腳，他的眼，他的頭，同他的圓小的身軀。在每節停頓之間，他要着一陣急打。他對準了孟德鳩的眼睛，點了點頭，而且笑了；以後，每次有空，他們的眼睛總要相遇，而互相一樂。他們唱‘忠實的隊伍’，‘軍宴’，‘約翰白郎的身體’和‘走罷，走罷，走罷，孩子們正在前進’；所有這些時候，鼓是不斷地雷響着，那小鼓手又笑又唱，軍人自由的精神確實顯示出來了！

他們停了一回，那小人物走了過來，並且被介紹了。他的名字是峨德中尉；他走了後，普恩第斯將軍向孟德鳩偏過身去，告訴他一個故事。‘那個小人物，’他說：‘起始是在我的軍中當一個鼓手；後來在我的部下經歷了全部戰事。兩年以前，一個寒冷的冬夜，我在街上遇着他，像我一樣的瘦弱，穿着夏天的外衣瑟瑟發抖。我帶着他一起去吃飯，看着他吃，我知道他有了不幸的事。我叫他帶我到他家去，你知道，這

個人正要凍餒而死！他開着一個小煙鋪，遇着許多災難——托辣斯毀了他的商業。他有一個病的太太，和一個女兒，一星期賺六塊錢。

將軍繼續談他努力使那小人物接受他的幫助——接受銀行家普恩第斯借給他的數百元的債！‘在我的一生中，我永遠沒有任何事物這樣傷害我，’他說：‘最後我介紹他進銀行去——並且現在你瞧，他足以過活了！’

他們再開始唱起來，孟德鳩坐着想那故事。這對他似乎是使那集會變為美麗的事物之標記——瀰漫於這裏的友誼與服務之精神的標記。他們唱‘我們今夜在舊營地支起帳篷來’；他們唱‘呀，般尼避難地呵！’和‘只有一個軍人’；他們唱別的痛苦而憂愁的歌，人們覺着他們的聲音抖顫，他們的眼睛為淚所障蔽了。於是一種夢靨迷住了孟德鳩。

在這些人們及他們的故事中，顯然有一種神祕——一種奇異的存在，很少顯示於人類，而僅僅顯示於那些夢想者。他們不覺得盡他們的職務是容易的；他們有他們的妻子和兒女，他們的家與朋友和熟習的地方；他們丟下所有這些，去受共和國驅使。他們教給他們自己一個新的生活方法——他們將他們自己鑄為戰爭的鋼刀。他們前進，在塵土與炎熱中，在如注的大雨中作戰，在冰塊上驅逐；他們變為

精神懦弱而可怖的人們了——鐵包着的人們，日夜步行或騎馬，能夠在冬雪與暴風雨的地上躺下而睡覺，爲了一句話就準備跳起，握着他們的鎗，衝向大砲口去。他們慣於注視死的面容了；看牠的如火似的眼睛；在牠的跟前，前進，吃睡，笑，玩，唱——用他們的手握着他們的生命，而拋耍着，就像一個變戲法的人拋耍着一個球。這些是爲自由：爲那有燃燒的眼睛的戴星冠的女神，她在山頂上步行着，在戰爭的狂熱與震搖中呼喚着他們；他們在塵土與大砲烟霧中追隨着她的拖着的長袍；他們長夜祈禱着一瞻她的光亮的面容，晨間就死於鎗下；他們在那廣闊的日光之下流行着飢饉與可憎的瘟疫和迷亂的瘋狂之獄欄中，疲於一觸她的閃光的長袍。

現在，那援軍，牠的軍旗搖動着，牠的馬飛躍着，牠的砲轟轟地發響，進向暗影的世界中雲。牠所經過的地面變爲神聖的，那手執着記載牠的行爲之灰塵的卷冊的人，感到一種奇異的敬畏壓抑着他，並且爲了一種生活之突然的恐怖而顫動了——那是如此之過去得迅速而難於懂得的。當這種景象出現在他的眼前，孟德鳩的心中還有聖潔時期的孩提時代的記憶，他用他的手緊摀着臉地坐着。

這都是爲了共和國，這些人受災難；爲了他，爲了他